

■ 糊涂读史

李鸿章是个明白人

1883年中法战争前夕,清政府屡次给李鸿章下密谕,责他统筹全局。为此,鸿章上《法越交涉事端重大遵旨妥筹全局摺》。看摺子,鸿章挺明白的一个人儿。

首先,鸿章已具有初步的地缘政治观,知道唇亡齿寒。

其次,鸿章明白国际游戏规则。他说1874年法与越签订条约,“认越为自主之权,无论何国皆无统属,复声言法国愿遇事帮助。”现在,越法开仗,我滇粤兵已驻越者尚可曰自卫;现在再增客兵援越拒法,师出无名,会引火烧身,恐不待中法兵交越南,法国就直接犯我本土了。

第三,鸿章做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知己知彼。有人说,法人并越之念不坚,中国如出重兵,必使之俯范。鸿章不敢苟同,他说,1871年法受德重创,上下卧薪尝胆正图拓地立威呢。我若虚声吓之,不一定能吓着人家。他还说,外国“国有急难,可借商民之财力以资敌忾”,而中国“官与商民隔膜”。老头儿快看到问题的实质了,但这里还是故意客气,所谓

的官民隔膜,是点到为止。总不能跟皇家直说,大清臣民都巴不得朝廷倒台呢吧?

第四,鸿章在军事上很有战略眼光。他说中国海疆绵长,口岸林立,如果不预为筹备,漏洞多多。并举例说,当年林则徐拒虎门,而敌从定海入浙、苏;僧格林沁拒大沽,而敌从北塘闯入。此尚言其近也,我出兵助越,远离国土,法若攻我内地,我顾此失彼,就完了。他的结论是:“盖使越为法并,则边患伏于将来;我与法争,则兵端开于俄倾,其利害轻重,皎然可睹。”

第五,鸿章还算是个大忠臣。众所周知,大清正盛产愤青,不懂军事却亢奋主战,并且坚请政府让李鸿章退休回家抱孩子去。而鸿章在战与不战之间确实为难,不战,对不起老太后和小皇上;战,又怕学了寇准——真宗年间,辽国萧太后与辽圣宗耶律隆绪御驾亲征,挥军南下,寇准强拉真宗到澶州城下鼓舞士气,结果打了胜仗并乘胜签订

了城下之盟。真宗更敬畏老寇了,别的大臣却跟皇上说:“赌徒在钱快输光的时候,就把剩下的钱全拿出来做赌注,这就叫作孤注。寇准让陛下亲征,就是拿陛下作孤注一掷,陛下想过危险性吗?”陛下想一想,敢情老寇拿我当赌注呢。结果寇准被贬。

最后,鸿章期望上级领导自己拿主意——“圣明裁断抉择施行”,等于把球又给踢了回去。不踢不行啊,从道光以来,大清皇上都是在战与和之间悠悠,做臣下的,被悠悠得找不着球,主战的林则徐充军了,“主和”的琦善全家被抄了……明白如鸿章,最后也就玩出一个主和卖国的名头来。

■ 田野笔记

松江代哭

1923年9月,周作人在《歌谣》一文中,曾将歌谣分为情歌、生活歌、滑稽歌、叙事歌、仪式歌、儿歌六类。这其中,比较与众不同的是应用于红白喜事的仪式歌,在当下,这种民谣有行业化的潜质。

□岳永逸(民俗学者)

其实,民谣的种类划分是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,并无定律。按时代,有新老之分;按情绪,有赞颂之别;按地域,有城乡之隔;按性别,有男女之异;按品位,有雅俗之野……但不

哪种,要解解民谣的现状,在做有心人的同时,还必须走向田野。在生活现场,仪式歌谣的传承者与内容也在因应时代以及具体场景而发生变化。长久以来,红白喜事都有哭的传统,前者叫哭嫁,后者叫哭丧,二者都有叙事传情的唱词,皆哀婉动人。

与中国大多数地方一样,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松江全境实行火葬之前,松江丧俗也有哭丧的传统,而且逢“七”日子的哭更有讲究,尤其是逢单数七的日子,如头七、三七、五七等。在这些日子,丧家会提供酒菜,点蜡烛祭祀。女眷们则围着点有长明灯的灵台抑扬顿挫地哭诉。哭诉的内容主要是死者生前的苦难和哭者的哀伤之情。同时,不乏趁机诉说心中委屈和自己不幸的哭者,也不乏有人借机咒骂冤家对头。这一来二去,一个会哭丧的女性通常会哭数小时之久。于是,每逢女眷在逢七这些哭丧的场合,邻里和村中的人纷纷前往围观,看某某哭丧的

水平如何,尤其是想一探是否哭出了啥名堂。

2001年8月中旬,我曾往上海松江做短暂的田野调查。一天中午,从吕荡村的吕荡庙访谈出来,顶着盛夏正午的烈日,我在已经差不多城乡一体化的上海郊区的这个村子路边的墙壁上、电线杆上看到不少歪歪斜斜的“代哭”广告:

浦南吹打
电话 57863721
BP. 956392397201
土工 代哭念经

过去,白事的代哭也较常见。原因是亲人不会哭,或哭得不像,为表达哀伤之情,尤其是仪式的完整和氛围的营造,故请人代之。但是,十多年前的我确实被大上海边的这些广告“镇”住:在新千年之首的上海,代哭还是一件可以做广告的工作。遗憾的是,虽然后来偶尔还有机会前往上海出差,但终归没有能够再到松江走走,不知道如今松江是否还有代哭?代哭是否与时俱进?是否有人在网上代哭?或者将抑扬顿挫的哭唱制成音频、视频兜售?

■ 流行密码

星座不是算命

在都市白领和中产阶层的各种聚会上,男人谈政治,女人谈星座。相对政治话题,星座虚无缥缈、温润柔和,再加上几分神秘,更能达成言辞和意见的凝聚。

□基甫(文化批评家)

有人将星座占卜视作算命,这在我看来,是一个严重的误解。星座占卜虽然也涉及命理运势等方面的测算,但它与传统的算命还是大不一样。单是看看那些“星座达人”的形象,就与传统的算命先生相去甚远。他们没有戴茶色圆形墨镜,也没有留长指甲和鲑鱼胡须,脸颊上也沒有长黑痣,甚至都很少拿纸折扇。总而言之,他们也就是普普通通的正常人。不仅如此,而且大多是标准的绅士淑女,起码也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白领。

在都市白领和中产阶层的各种聚会上,男人谈政治,女人谈星座。政治话语的火爆、热辣,若是观点相

左,难免伤了和气,弄不好不欢而散。星座话语虚无缥缈、温润柔和,再加上几分神秘,更能达成言辞和意见的凝聚。其实多数聚会都是百无聊赖的聚会,如果不想因为地上的糟心事败坏了兴致的话,谈谈天上的事倒正合适。

谈谈星座,与其说是占卜,不如说是社交。星座是一种话语,一种交际语言。通过占卜来吸引大众的参与,星座话语有一定的优势。比如相面术,若初次见面,就不很好,老盯着人家脸上看,显得很不得体。看手相也不是很妥当,因为涉及肢体的接触,无论同性异性,都有所不妥。有时还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。塔罗牌也有其局限性,要随身带上一叠硬币,看上去像是个算命的,而且又过于专业,解读时间漫长。有那工夫,还不如直接打牌。因此,星座话语出现在聚会的场合,成为人际关系的良好黏合剂。无论熟识还是陌生,总归有个生辰。星座语言并不难掌握,很容易交流。作为一

种

占卜手段,说不上准确,但也不会有什么大错,不像算生辰八字那样情况严重,性命攸关。

星座话语与神秘的占星学和深奥的天文学之间多少有一点关系,每一个人都可以假想自己的身份和命运,与幽蓝深邃的宇宙中的某些个发光体之间有着某种隐秘的关联。这样,人活在世上,就不是孤身一人。如果回顾一下人类文明史,也可以发现各种各样的历史名人跟自己属于同一星座,如此一来,某一个人的身份和价值也就非同一般。这是人们很愿意接受的。虽然这其中的道理跟骗术差不多,但不能说跟你谈星座的人就是骗子。星座达人与骗子的最根本的差别在于:一个以盈利为目的,一个纯属娱乐行为。所以,当有人跟你谈星座,哪怕谈得再荒诞不经,但依然不要认为他们是骗子。

初到瓦拉纳西的印度人,无一不被当地“人给牛让路,车也给牛让路”的奇异景观震惊。这是怎样一个神奇的地方啊,满大街的牛,随心所欲地穿行在瓦拉纳西的大街小巷里,步履缓慢,神情悠然。

□独木舟(青年作家)

据说,印度教教徒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去到瓦拉纳西,然后,死在那里。几乎每个知道恒河的人,都知道恒河浮尸这件事,以讹传讹,在我的认知里,这是一条很吓人的河——直到我自己来到恒河边,这种长期以来因为谣言而产生的心理恐慌,在那一瞬间烟消云散。

恒河里不是没有浮尸,

■ 印度行舟

他乡遇故吃

但是是动物的,准确地说,是牛的。如果你以为会在河面上看到人的尸体,那你就真是多虑了。

我在瓦拉纳西呆了五天,每天上午都会去河边晒太阳,晚上去河边看祭祀,深夜里大家都睡了,我还会站在露台上欣赏它不同于白天里喧嚣的情形,在昏黄的灯光中,所散发出来的宁静的柔美。

它并不是我从小到大臆想中那条恐怖的河流,它壮阔,深沉,拥有一种神奇的自净能力,虚怀若谷。

第二天旅馆里来了几个中国人,其中一个是个神奇的师父。

一开始我有些敬地想,这个师父真不像个出家人啊,什么都挑剔,脾气也不太好,又啰唆,后来一问才知道,刚出家一个月。

但神奇的师父做了一件让我感激涕零的事情。

还记得我那瓶珍而重之的老干妈吗?它在菩提迦叶就宣告终结了,后来的日子里,我每天、每顿都要忍受着粗糙的饼蘸咖喱,进食于我而言成了一种酷刑。

某天上午,师父看着我

扭曲得像要撒手人寰的面孔,朱唇一启,我那里有包拆了的老干妈香辣菜,你不要不要?

我当时就握住她的手说,您真是我亲妈。

师父婀娜多姿地从楼上下来,把半包老干妈香辣菜丢给我,我像是接圣旨一般小心翼翼,那个奴颜媚骨啊,要给熟人看到他们都会替我感到羞耻。

拿到手之后,我开始狂吃,连往日看不顺眼的饼现在也变成了美食,我丝毫不跟师父客气,用不着她招呼,我吃掉了一大半。

事情就是在我心满意的把香辣菜还给她的时候发生的。

她说,都给你了,拿着吧。

那一刻的心情,只能用五雷轰顶来形容,我一面虚伪地说着“那怎么好意思”,一面在心里痛哭,“你为什么不早说啊你为什么不早说”。

Jenny问我,你怎么看起来很悲痛的样子啊?

我以为这是很明白的事情:如果她早点儿说送给我,我就会省着点儿吃了。